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贫女的嫁妆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贫女的嫁妆

黄宗英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 SU WEN YI CHU BAN SH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贫女的嫁妆: 黄宗英自传 / 黄宗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8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ISBN 978-7-5399-3873-8

I. ①贫… II. ①黄… III. ①黄宗英—自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1120 号

书 名 贫女的嫁妆: 黄宗英自传
著 者 黄宗英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丹 枫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873-8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黄宗英自述一

黄宗英，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

都说我是属云的，命运让我在广阔的艺海上漂泊……

从十六岁起，我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没想当作家却当了作家。风风雨雨六十多年过去了，那是似梦非梦、比戏还有戏的生活。

无论演话剧、拍电影、写文章，我都非常投入，投入得肝脑涂地，死去活来。如今，投入得一头白发，满身病痛，走路都困难。

如戏若梦的经历，总让我把戏、梦、人生分不清，分不清我也就不分了。

我是个爱做梦、更爱追梦的人。追梦追到人生茫茫的雪线上，追到生命极限的峡谷中，仍然还在不停地做梦、追梦……

为了这本选集，我在医院的病房里“翻箱倒柜”，找了又找，找到的就是这些“贫女的嫁妆”……

目 录

壹 黄家有女走上台 一

故我依然 三

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六

我织毛线 八

小迷糊大不了了 一〇

弯弯绕，绕绕弯 一五

宁穿破，不穿错 一七

大礼谢饭 二二

钢琴啊，钢琴！ 三一

谢谢翻译家们 三六

当乐队校音的时刻 三八

寒窗走笔——一九四六年的叙述

四〇

我亲二哥黄宗淮 四四

贰 难为赵丹妻 五一

快乐的阿丹——写于赵丹逝世周年

祭前 五三

不只剩下回忆 六六

没有销毁，也销毁不了的——写在赵

丹狱中「报告」之前 七一

关于赵丹的「文革」交代——黄宗英

致李辉（一九九九年） 七五

但愿长睡不愿醒 七八

存之天下——敬献《赵丹画册》

九八

插柳不叫春知道——写在「赵丹书画

遗作展览」揭幕前夕 一〇四

阿丹活了——无罪终成碑 有泪不

轻弹 一〇六

人·树·天 一〇九

叁 一起走过的人 一一三

星——我与上官云珠 一一五

徐迟绝响 一二七

喜遇燕子 一三一

想你，阿胡子 一三四

洪娘娘 一四〇

肆 暮年春晓 一四七

让生命的底片三次曝光 一四九

没有一片树叶——电视纪录片《望长

城》拍摄散记 一五七

以生命偿付大自然 一七一

闲说亦代 一七六

水仙·我俩·他俩 一七九

馋 一八一

致季羨林先生 一八三

伍 往事依稀 二〇三

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 二〇五

我的启蒙老师黄佐临 二〇九

心香一炷——悼阳翰笙 二二一

寄旅生涯 二二五

原本是可以笑的 二二八

该死不死 二三三

「上了年纪」的禅思 二三九

我不后悔 二四二

七彩的故事 二四四

美的圣殿 一八六

灵感来时 一八八

我公然老啦 一九二

我活着哩 一九八

善哉，安乐死 二〇〇

第四次哭 二五一

陆 半山半水半书窗 二五七

八角洋钿 二五九

下街沿下的大专家 二六一

小半杯豆瓣酥 二六三

大哥走好 二六六

故 我 依 然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这关系可是在我九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真格的，现在讲究高消费了，倒连买个书架也费劲了）。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

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虽说俗礼答谢修书叩安这一套总记不得。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

上，妹子我也受下了。其实，一九四〇年我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干什么活儿都挺认真，和我猛然间被推上话剧舞台以及又演电影一样——分内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尽力试着去做。无论是多幕剧落幕之前我上场演一个不说话的新娘子，还是第一幕幕启时演个走场子边的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妆候场并守到谢幕。一九五九年我奉命专业创作，不坐班。自付不坐班等于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从来就不穿拖鞋了。也许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写出文章当紧针密线缝鞋帮了。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却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情节。文法须知：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删略情节种种，堪慰故我依然。

其实，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

一九四六年我开始拍电影，一九四七年我碰到赵丹，一九四八年我们结婚。主要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摧残、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的单身中年艺术家。他的锐敏和正义感注定了他一辈子不得安宁。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挽联：

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

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

岂料终成了谶语。我既然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载身为赵丹之妻,敲打得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

前两年我重病住院(至今“保外观察”),为此我哥哥弟弟,曾围坐叹息掉泪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愁小妹(姐)了。”谁都说我命苦,认得的不认得的人常劝我:“想开点。”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我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定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

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诚然,一个人干什么都受生存环境和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归隐书林,还我本原,“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爸爸。好爸爸！爸爸是电话局的总工程师，人家都叫他老师。他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奴仆。他早上九点上班，可天不亮就起来，笑咪咪看我们一个一个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又去睡回头觉。他总是带我们去看戏、去游泳、去看灯、去放风筝……我小时候长得最难看，他就最疼我，老让我跨在他背上骑马马，转圈圈。我九岁时，爸爸病倒了，说是伤寒。一天深夜，我从热被窝里被叫起来，只见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灯都亮着，我被领到爸爸的卧室，爸爸正被人架着在大喘气（长大后才知道是抢着在他断气前给换衣服，不然到了阴间是赤身裸体的鬼！其实爸爸才不信鬼。都是好心人瞎操持。）。我觉着爸爸睁大眼睛看了看我，我叫爸爸，爸爸不应。大人叫我跪下，我不明白。从来是爸爸朝我下跪，让我骑，骑。干吗这回要我跪？又不是过年！等大人把我按得跪下来时，只听得母亲爆发出撕心的号啕。秋雨击窗，秋风浸骨，我的马马自己跑了，我从此没有马马骑了。……

再有，是我大哥宗江。他老是干些我想不到的事，我最疼他。他十三岁时办了个正正式式的铅字印刷的报纸——《黄金时代》，我只得投稿。他到上海演话剧，我也就跟着上了台。他恋爱，我就用才学的英文打字的本事，帮他打那长长的、我不太懂的情书。他游海外，我就替他承担长子赡养母亲、扶持兄弟的责任。青少年时期，我们从不谈心，却彼此了解、笃爱。而今，年龄愈增而弥甚。

再有，当然是老师啰！我最喜欢上具有老师风度的女老师的课，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还喜欢摇头晃脑拖长腔抑扬顿挫地教古文的长髯老先生。老先生给我们上《祭妹文》，老泪扑簌，痛哭流涕。他的认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伤心得好像是自己的妹妹死了。当时，我还想，我若死了，我哥哥也会写一篇很好的《祭妹文》；或从此把笔扔了……现在，他祭我，我不忍；我祭他，他可能“笑场”（每次，我一本正经对他，他都“笑场”。）。还是暂时谁也别祭谁，多写些让大家都不哭的作品吧。

再有，再有：可多啦！不一定是哪一个人，可影响之深之久，毕生不忘，像颜色掺在了酒里，捞也捞不出，挥也挥不去，那是国破家亡的耻辱（我小时候，每年要过多少个“国耻纪念日”啊！），是水旱灾害频繁的国土、逃荒的人群、漂来的尸体，是期待光明的希望，是解放的喜悦，是艺人改变社会地位的昂扬，是被“专政”的惊愕……呀，已越出童年的范畴，但政治上的幼稚，于今始终未能逾越。

我织毛线

我从小学着织毛线，并不是为着织娃娃裙之类弄着玩。爸死了，娘眼睛视力日益减弱；当年，我爸活着时，提倡“劳工神圣”“自己动手”，娘一听爸的汽车喇叭声，就去洗手绢，并常年给儿女们用钩针钩墨盒套。我们每个人上学都拎着变幻着不同颜色的墨盒套，同学们好眼馋。而今娘看字要把书报放在鼻子头上。两个姐姐一个在金城银行当簿记，一个在山东齐鲁医院搞社会服务，在天津树德里二号的家里除我之外，只有四个光郎头兄弟。我大约九岁时就用小竹针、乱线头，弯来扭去先织小围脖，后织毛袜子和无指手套了。挑针的时候就问问大姐。我大姐织毛线、裁剪衣服裙裤可真让我羡慕，她会用一只小圆盘盘做黄色的菊花，再用褐色线把一朵朵菊花用钩针连起来，连成一方方，做椅垫子、围挡，可好看，还给我钩成小背心哩！我跟姐学会绕菊花，可没学会钩。我来不及学钩花花，自打能熟练地织下针、不掉针，偶然掉针也能救起来之后，我就连忙上手给两哥两弟和自己织起毛衣毛裤来。不能说是织，是改，也就是补吧。上学的男娃女娃的毛衣胳膊肘先磨光磨破。先把小弟穿不下的毛衣拆了，再拆大哥、二哥、大弟的毛衣袖子，把线在椅把上绕成一绞一绞，放在温温的清水里浸一夜，第二天用利华皂片洗了，撑直晾干。再让老张妈（家里惟一“从一而终”的养老保姆）撑着，我学着大姐的样，把毛线绕成和仁立羊毛团绒似的带小辫辫的大小团团，把磨细了的线和断线头，一根根理好头，挽个结，备着续那

织着织着发现一段不太结实的线，就捻上一截。还有计划地把左袖子的线换到右袖子一边，并把省下的零用钱买四两（十六两秤）新线，换了领口和袖口；并从上衣腰际剪断一个瓣花针，抽出一根线，让两上针两下针的腰和身分离，从上往下结一段旧线，再结个新线的边。一件 V 字领镶深色新边的“新”的合身毛衣就穿在我大哥身上，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出风头了。大哥的换了左右袖给二哥，二哥的换了左右袖给大弟，大弟的给小弟，剩下的杂色线就给我自己织藏青色底、红一道、灰一道、白一道的花毛衣了。一冬的黄家五兄妹的毛衣织成了，而织手套是用旧线织边、新线织手巴掌和手指。袜子的后跟和袜头也用新毛线，还加根棉纱，以加强耐磨损度。寒衣齐备，开始用破碎旧布和薄糨糊打裕褡（硬衬），买青绒鞋面，青缎滚条，做蚌壳棉鞋等过年时穿了。我们兄弟姐妹日长夜大，学费水涨船高。一九三九年发大水之后，秋深，娘和我翻箱子，我找出大姐、二姐上中学时披的深紫红毛线织的大围巾，一条大概要用两斤半毛线，还新着哩。我一鼓作气全都拆了。大姐回家发了脾气，娘哭了。我娘是大姐二姐的后娘（我没这概念，因为大姐二姐从来疼兄、弟、妹）。我也哭了一场，但这一冬，五兄妹全都穿上了紫红毛线不同花系列的毛衣——我少女时代的毛线活也到此落幕。

小迷糊大不了了

我从小生活在憧憬、幻想、梦想里。

当我走向生活，跟着大哥宗江到上海去演话剧，想挣点钱给哥哥弟弟贴补学费，我觉得自己像《小妇人》里三姐佩斯般温存懂事。更觉得投身艺术高尚庄严之至。十六岁的我，老想将来像法国女演员萨拉·伯尔娜一样，演戏演到七十多岁，坐着轮椅上台。可我羞涩的行囊里，没有忘记带洋娃娃、碎花布和杂色绒线，至今也时不时地向十一岁的小外孙女募几个可爱的小娃娃、小动物放在床头和窗前。

算起来，我入世甚早，于今专业工龄已五十四载矣（别相信我的任何数字），但一直涉世不深。剧团和反动当局、审查机构、特务汉奸、地痞流氓、青帮红帮、军警宪兵……的种种周旋、麻烦乃至被捕坐牢，都是亚叔伯伯阿哥阿姐们顶着，我仅略知一二，感到惊险神秘蛮带劲。

四十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天津演戏，社会局点名要我单独拜客；那年月话剧演员倒是从不进衙门拜见长官的，如此怎放心得下让十八九岁花骨朵般的小妹只身入虎穴？可不去嘛，剧团不可能登记公演。几十名演职员拉家带口又怎么活下去？！记得那晚阿哥们研究了一夜，我呼呼睡了一宿，第二天，方知剧团决定，佯作不懂，集体伴小妹进衙门拱手“您多关照，多关照”地转了一圈，安全地出了衙门。这出戏，我只演过这一回，印象极深，成为我日后扮演被旧社会黑暗势力迫害的女伶、私门头、外室等